

清晨曙光伴隨一夜疏雨淅瀝落下，與綿延隱雷一併悶在低雲間，驅不散屋內的黑。阿圖亞緩緩掀起眼簾，毫無睡意的翠眸在眼皮後睜了一夜，看著往事一幕幕掠過，裡頭有歡笑、有佳釀、有竄升夜空的篝火，以及虔誠的舞蹈和頌唱。

明日就是上陽郡一年一度的祭神日了。往年日子來臨前一個月，阿圖亞都忙得腳不沾地，每每入夜頭沾枕便即刻入睡，哪像如今，還有閒情逸致神遊回憶中。焜珀從昨日就外出辦事了，似乎是處理商會的后續，他看向空蕩的寢室，默默慶幸對方不在，才能放任自己三番兩頭陷入思緒而無須解釋，這般徘徊許久，直到見著擱放床頭的匕首上閃爍的神靈雕刻，才下定決心。

於是，當柔桑府外的遠方山巒銜起一線探頭的朝輝，一輛馬車自南門駛出，朝上陽郡的方向前進。

*

薩利夫婦一日開始的早。

雖說兒子留給他們的貫錢早足以讓兩老安享天年，但務農一輩子了，閒不得，仍是維持幾十年來的作息，雞鳴未啼便起。這日要與往常有些不同，除了巡視農田，還得替家裡門面裝飾繽紛花卉和絲帶，庖房的火也早早燃起，為明天的大日子準備。薩利夫婦個頭都不大，兩鬢斑白，腳步卻輕盈有力，穿梭倉庫及庖房間，一刻都沒停歇，一會拿食材，一會取水，忙活一整天，直到天際染上橘紅，才總算備妥大部分要用上的東西。

平時用不大到的一些鍋具這幾天難得派上用場，洗淨後要再次束之高閣，薩利夫人因搆不著，欲搬張矮凳來時，一隻套著皮革手套的手接過鍋具，將之穩妥放上去。薩利夫人轉頭，望見一雙與自己如出一轍的翠綠眼眸，一口氣先是懸了半晌，才驚呼出聲，這時薩利先生也歸宅了，水都來不及喝就因動靜趕到庖房，赫然見著許久未見的獨子。

「爹、娘，孩兒不孝，今日回來探望二位了。」

別了五年的雙親精神如舊，但哪怕是眼尾多出的一絲細紋都未逃過阿圖亞的觀察，歲月實在地留下了痕跡，讓人一陣鼻酸。他穩住心神，勾起笑，幾經婉拒下才打消薩利夫婦把左鄰右舍都喊來的念頭，一家三口久違相聚，在飯桌前就座。

這番景象不知在夢裡出現過幾回了，阿圖亞一時感到恍如隔世，垂眸看著手中盛滿的飯碗，夾起一口白皙剔透的米飯，無味的熱氣竄進鼻腔，放入口中，除了微黏的口感和溫熱的溼氣貼在舌面上，感受不到其他。

但又何妨？阿圖亞抬眼，雙親的笑映入眸裡，亦勾起他面上的笑意。飯局從不只是盤中殮而已，人與物缺一不可，他失去了一半，最起碼還守住了寶貴的另一半。

「阿圖亞，為何要帶著手套吃飯？」薩利夫人很快便注意到那雙深色皮革手套，道：「現在可是夏天，不會熱嗎？」

阿圖亞一頓，才發現早戴慣的手套在一般人眼裡多麼突兀，快速琢磨後，回：「先前受了點傷，大夫說不好接觸日光。不妨事。」

這番說詞有些怪異，但阿圖亞一向讓人省心，薩利夫婦也就沒繼續追問。薩利先生轉道：「你看著憔悴了些，是不是在外頭太辛苦了？聽說你還負責一些除妖的事務，朝廷重視你是好事，但若是超出負荷的，別全接下來，知道嗎？」

薩利夫人在一旁附和，順道詢問這五年來的經歷，而早想好一番說詞的阿圖亞避重就輕、真假參半道了些所見所聞，一頓飯不知不覺接近尾聲。

這時，薩利夫人想起什麼的「啊」一聲：「對了，阿圖亞。你可還記得多年前，一個名為焜珀的孩子曾短暫寄居我們家過？約莫去年，他曾以你的名義拜訪過我們。」

阿圖亞眉眼一動，點頭：「是。因抽不開身，我曾託他轉交一些東西給你們。」

薩利夫婦對看一眼，夫人才語帶試探問：「那……你可知他的身分？」

阿圖亞早已設想過父母可能會問的問題，因此僅是平靜道：「知道。」

薩利夫人似乎沒料到兒子會回答的這麼斬釘截鐵，不確定道：「你知道？那又為何……」

「因為我信得過他。焜珀是妖沒錯，但本性不壞，若不是如此，我絕對不會請他代為探訪你們。」阿圖亞放下飯碗，懇切地看著雙親：「爹、娘，這幾年我走訪各處，見過不少人事物，與人相同，妖亦有百百種，並非能以單一面向概括。他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」

對這番說詞，薩利夫婦不置可否，並非不信，但阿圖亞能從表情判斷出，這對他們而言過於縹緲，並非需要深思的問題。就在他猶豫是否還有什麼能說的，薩利先生率先開口：「看來不只外貌，想法上你也有些變了。講到變化，上陽郡自從你離開後也發生了不少事。那新任太守啊，是從外地派來的，不至於苛待人，但不懂我們的民情，不少政策都與你當年的治理不同……」

阿圖亞張口，指頭摩娑邊角有些退色的手套側面，少頃將欲組織的一番言論嚥下。

罷了。還有時間。

*

隔日的祭神大典比阿圖亞記憶中樸素些，經歷飢荒，外加這幾年持續流失的人口，參與人數也不比當年，唏噓與懷念之情交雜，在心裡沉澱成帶暖的惆悵。但要說熱鬧程度可是不遜於過往，村裡人對於阿圖亞的歸來都感到欣喜萬分，七嘴八舌詢問他這些年的去向；對此，阿圖亞帶笑將與雙親說過的內容再次重複，途中幾度糾正對著他喊「太守大人」的稱謂，氣氛歡愉熱絡。

然而，當阿圖亞看著圍滿四周既熟悉又有些許變化的面孔，耳聽自己講著半是憑空捏造的經歷時，沒來由感到一股抽離感，似乎與這些人不再熟絡，抑或是佇立此處的自己才是那最陌生的人。

他們口中的太守大人，究竟是誰？
更甚者，自己口中的這人，又是誰？

一陣子後，阿圖亞耳聞現任太守巡視到他們的村莊，於是以避嫌為由，暫時與雙親回到宅裡，緩一口氣。進門沒多久，薩利夫婦便提議讓阿圖亞舞上一段祭神舞，阿圖亞雖數年未碰過，但對舞步牢記於心，父母的要求更是不會拒絕，於是在院裡四個角落放上盛滿燈油的碟子，燃起

燭火，退去鞋襪，一手舉起刻有富饒之神的蛇腹劍於雙目之前，一手搖動銅鈴串，紮穩雙腳，劍尖由天際朝大地劃出閃爍的半圓。

一舞結束，薩利夫人面帶笑意，道：「幾年沒看了，你的祭神舞似乎跟以往不大一樣。」

阿圖亞穿好鞋襪，掏出帕巾擦去額角的汗，「可能有些生疏了。」

「倒也不是，該怎麼說，似乎增加了點……肅穆感？或該說厚重感嗎？沒準是因你這幾年的歷練關係呢。也是件好事。」

這時，稍早離開的薩利先生捧著個木盒回到院子，朝阿圖亞遞出，道：「來吧，吃吃這個餅，今年是我做的。」

阿圖亞謝過後捻起一塊，想起焜珀來訪時多半也是吃這個，那時曾說對方是被當成孩子對待了，如今看來，自己何嘗不也是。思及此，他淡淡一笑，細品嘴裡嚼起來跟土塊沒兩樣的餅。

這時，剛咬一口的薩利夫人突然驚呼道：「孩子的爹，你把鹽跟糖搞混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薩利先生起先不信，拈了一塊放嘴裡，卻吃到滿口死鹹，呸了一聲將難以下嚥的餅吐到地上。薩利夫人見阿圖亞像是未反應過來的模樣，搭上人臂膀，疑惑道：「阿圖亞，你沒有嚐出味道不對嗎？」

阿圖亞手中的酥餅只剩一小塊了，他張了張嘴，本欲解釋是因不願掃興才悶不吭聲，擬好的詞卻楞了半天出不了口。自從回來，不明顯的異音越發突兀，就如戴上手套的十指，觸摸什麼都是隔著一層，怎樣都不真切。

或許焜珀說得沒錯，阿圖亞想。再怎麼說自己是獨子，從小到大雙親的關懷也不是假，況且搭在臂膀上的暖意是那樣的真實，輕易揮去蒙在多年回憶和喜悅上的一層厚塵，既如此，或許……或許，這一切耐得住攤在日頭下的考驗。

阿圖亞的沈默有些久了，就在薩利夫人欲接話，他才緩緩開口：「抱歉。其實是因為我嚐不出味道，才未察覺。」

「……嚐不出？」薩利夫婦同時露出不解的神情，夫人問：「阿圖亞，難道你身子出了什麼問題？」

阿圖亞未立即回覆，先是引領雙親回室內，帶眾人就坐，這才閉起眼，深吸一口氣。

「爹、娘。孩兒有事相告。」

外頭祭典的熱鬧還持續著，喧鬧的歡聲與嬉笑卻透不進薩利家的圍牆。阿圖亞從沒覺得與人對視這般困難，盡力平穩地陳述完實際經過，便靜默下來，等著兩老消化。

室內好半晌沒有任何聲響。阿圖亞垂眸，視線定定落在手套側邊反覆摩擦下脫落的淺灰絨皮，直到聽聞一陣木椅拖動的聲音才抬起頭。

「……所以，你去年派焜珀來，是為了試探我們的反應？」薩利先生繃著臉起身，神情看不出情緒，而一旁薩利夫人正雙手摀嘴，帶潮的翠眸滿是不可置信、徬徨、以及一絲溢出的恐懼。

「咯噔」一聲，阿圖亞感到心猛然下墜，倏然起身，想說點什麼澄清，薩利先生卻接著道：「是為了看我們能不能接受嗎？這幾年來寫的信，你回來時說過的話……那些話，字字句句……」

他一手攬過同樣起身的薩利夫人，另一隻手反手到身後，一把抽出蛇腹劍，在阿圖亞伸手的一刻劍尖朝人，瞠目怒道：「居然扯這些理由……我兒子才不會殺人！我警告你，把我兒子還來！殺人的妖怪！」

時間彷彿慢下來了。薩利夫婦似乎還說了些什麼，但阿圖亞聽不清，滿目是七首輕顫的光，光是金燦的，卻暖意盡失，反倒像月圓夜下冷冽的殺意。他抬起眼逡巡過雙親的面容，見著了所有預料中會有的情緒，彷彿劍刃已一把插在胸口，卻分不清誰是承受的一方。

他知道他的雙親誤會了。很常見的誤解，過往他曾聽聞，這幾年除妖下來亦是聽過不少，放在平常，他定是會試圖解開，既然解釋一遍不夠，那就再解釋一遍，直到意思成功傳達了，問題總能迎刃而解。

但此時，阿圖亞只覺力氣被抽乾似的，一口氣洩了，就再也提不起心神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，或是說，什麼都辯解不了。

「……我知道了。若有需要，可託當地時序商會捎信，較容易能聯繫上我。」

阿圖亞啞聲道，一步一步向後退，站定後合掌過頭，緩緩雙膝跪地，行大拜禮。

*

稻田泛起漣漪綠浪，朝火紅的天捲去。

阿圖亞獨自走著。

他一步一步邁開腳，就如當年離開上陽郡，清楚越是這種時候，越是無法駐足，一駐足了就要掉進深淵，於是他走著，卻又拖沓著，似乎想將這條路走成無盡，這樣的話，他便永遠都走不到家鄉的盡頭。

你從來都不懂放棄，是不是？

阿圖亞想不起這是誰說的，可能是雙親、可能是曾經的摯友、同僚、可能是後來認識的師傅，抑或皆是。

一切都是藉口。從祭神日的來臨，到父母表達的思念，都不過是給了他鼓起勇氣滿足私慾的藉口。為了一睹縹緲奢望成真的可能，他親手捏碎了這五年來好不容易建構起的平和假象，給雙親往後的日子帶來無解的憂思，光是如此，無論雙親是不是一時的無法諒解，他都不該再任性乞求更多。

最後一絲艷紅被晚風捻熄，天際浸染在鴉黑裡，一顆星子也瞧不見。阿圖亞不確定自己走了多久，突然一陣踉蹌，爾後定在原地，頭一回發現竟是一步都無法再邁開，身形像失了根的枯葉在田間晃了下，才緩緩坐到地面，一手搭在早麻木的雙腳間，一手搭上抽痛的太陽穴。

吸飽了水的灰雲很低，像要隨時塌下，卻愣是半滴雨都沒落。唯有一剎那的飛火在捲雲間閃過，不真切的低沉轟鳴混雜微弱哽咽，在寂寥的田野間悄然滾動，漫開，消逝。

休息一會吧。就一會，直到天際亮起魚肚白再出發，他應當還有這點時間能浪費。

稻花香早被溺死在濕潤的空氣中，而夢裡那片金黃稻浪，已成荒蕪。